

四·幕·劇

在新事物的面前

杜·印·劉相如·胡·零等著

青 年 出 版 社

四幕劇

在新事物的面前

杜 印·劉相如·胡 零 等著

(第十三次修訂本)

青年出版社出版



在新事物的面前

著者：杜印·劉相如·胡零等

編者：中國青年藝術劇院

出版者：青年出版社
北京甘雨胡同甲二三號

總經售：新華書店

印刷者：通縣印刷廠



1951年11月初版	定價5,200元
1953年1月三版	20,001-30,000(京)

關於「在新事物的面前」的主題思想

把此劇的主題思想寫在這裏以供排演此劇的劇團參考。

「在新事物的面前」的「新事物」是指一九四九年東北大工業恢復初期，人們在「大工業」的面前而言。對於共產黨的幹部其所以成爲新事物，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掌握過這麼大的工業。對於技術人員其所以成爲新事物，因為企業換了主人，在共產黨、工人階級領導下的人民的大工業，對於他們實在是新的事物。對於工人羣衆其所以成爲新事物，因為他們在解放前的工廠裏從來沒有担負過這麼重要的責任；從來沒有以國家主人的身份來從事過勞動。

這戲主要的是寫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如何對待新事物，技術人員和工人都是作爲表現領導的有機部分而出現的。領導幹部在這個新事物（大工業）面前，關鍵在：發動工人羣衆的基礎上如何團結技術人員，從而解決生產中的關鍵問題。

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在這個「新事物」面前，基本上是兩種態度，兩種思想作風的衝突和對比。這就是：以薛志鋼爲首的積極進取的態度，毛澤東的創造性的思想作風（主導的）和以高聚爲首的停滯保守的態度，缺乏馬列主義理論指導的經驗主義的思想作風（從屬的）的衝突和對比。

上演須徵得作者同意。凡排演此劇之劇團均應採用第十三次修改本，過去東北新華書店出版的第九次稿，一概不得作為演出本。特此聲明。作者通訊處：瀋陽城裏文化部東北人民藝術劇院杜印收，或北京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吳雪轉。

作者

一九五二年十二月

上演須徵得作者同意。凡排演此劇之劇團均應採用第十三次修改本，過去東北新華書店出版的第九次稿，一概不得作為演出本。特此聲明。作者通訊處：瀋陽城裏文化部東北人民藝術劇院杜印收，或北京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吳雪轉。

作者

一九五二年十二月

也很好。思想比較遲緩，他思想上主要的毛病是自滿，經驗主義，繁瑣求全，現象全面化。

李實

——總工會主任，三十二歲。產業工人出身，抗日戰爭時期就在老解放區工廠做工會工作，由於老解放區工廠小，技術性不太高，技術人員也少，因此依靠工人克服了無數困難，這是他單純依靠工人的思想的歷史根源。再加上他來到第三鋼鐵公司以後，又領導工人克服了許多工程師認為不可克服的困難，主要由於他多年工作太忙，沒抓緊提高文化，學習科學知識，故對工人與技術人員的分工模糊。雖然他的性情直爽，口直心快，但是由於多年的鍛鍊，使他與別人爭論時仍不失其為老幹部的風度。

甘益三

——三十四歲。抗戰時期幹部。知識分子出身，但是相當工農化，為人直爽，愛開玩笑。思想搞不通時明顯地抗拒，思想搞通以後汗流浹背地搞工作，他的思想問題主要是怕學術。

于佑

——計劃處長，三十五歲。抗戰時期幹部。知識分子出身。聰明，迅速，表現在一切方面。對不懂裝懂，不懂瞎提意見的人很不以為然。有很濃厚的自我優越感。但是比起過去來他的缺點已經克服了許多。他對待工作是積極負責的。「計劃訂低點爭取超過」這是他的主導思想。

喬毅之

——煉鐵廠長，三十五歲。抗戰時期幹部，思想工作都很刻苦，能鑽研問題，看問題一針見

血，就是有點偏激。他對下級、平級的關係都能處得很好，對他佩服的上級關係也容易處好，對他認為有嚴重缺點的上級負責同志則容易產生過激態度，光看到他的缺點，忽視他的優點，並且對他要求過高。但是番對自己的缺點已有一定程度的認識，所以有時在思想感情上有鬥爭，表現在對自己衝動的克制上。

王仁剛——外號王鐵人，煉鐵廠修建股長，五十歲。老當益壯，是極其傑出的工人英雄，因當過多年的錾工，故左耳有點聾。

顧成林——技術處工程師，五十五歲。資產階級高級專家的風度，工作認真負責，對一切都採取冷靜態度。根深蒂固的機械唯物論思想。最近幾年學習較差。

趙炳然——生產處工程師，四十三歲。是一個滿懷建設祖國熱情的工程師。思想開展，接受新東西快。一貫愛學習，他是窮學生出身，考取官費留洋的。就是有點個人英雄主義，受了挫折容易消極，但是這一點在劇中有所轉變，政治上就大大提高了一步。

陳華——趙妻，職員，二十六歲。是一個賢淑溫柔善於體貼丈夫的妻子，爲了她的丈夫她可以忍受一切。語言俏皮，諷刺別人並不使人反感，但經不起冤枉。生活上勤快，但計較小節。

老侯——煉焦廠老技術工人，五十二歲。

小寶——薛的勤務員，十七歲。機警，能幹，守時間，愛學習，待人接物周到，和藹。農民出

身，純樸。

小趙——高的勤務員，十六歲。小學生。

煉鋼廠工人代表。

軋鋼廠工人代表。

職員若干人。

年代：一九四九年東北工業恢復第一年。

各幕時間地點：

序幕——一九四八年十二月——瀋陽解放後一個多月。北滿，某醫院附設幹部療養所裏。

第一幕——一九四九年一月。第三鋼鐵公司經理辦公室。

第二幕——前一幕當天晚上。趙工程師住宅。

第三幕——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，前一幕三個月以後。薛經理住宅的會客室。

序 幕 以無比的熱情迎接新事物

時間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，瀋陽解放後一個多月。

地點：北滿，某醫院附設幹部療養所裏。

人物：薛志鋼

魏 萍

林 莉

甘益三

小 寶

護 士 若干人

佈景：顯然這不是一間普通的病房，有寫字台、書架、茶几、布躺椅，……等放在適當的地方。

開幕：

從窗上移動的人影可看出來，護士們在外面走廊上匆忙地走過。少頃，勤務員小寶從左邊套間屋出來，手裏拿着幾本書，因為怕被進來的護士看見，遲疑了一下，然後迅速地從牀下面拖出一隻皮箱，打開。因箱子小，裏面書已裝滿，他只好設法往裏裝，以至於忘記了對外面的警惕。護士長林莉一腳跨進來。小寶急忙蓋上箱子，把未及裝進去的兩本書藏到枕頭底下。可是這一切都給她看見了。

寶：啊，護士長！

林：又看書了？

寶：沒有，首長沒看書。

林：沒有看，你拿出來幹什麼？（把書從枕頭底下拿出來，又把箱子打開）

寶：我我？……我往裏裝。

林：你不拿出來還用往裏裝嗎？

寶：我我我？……（對箱子）這毯箱子，拿出來就裝不進了！

林：不是裝不進了，是書增加了！

寶：首長叫我收拾收拾準備走。

林：走？上哪去？

寶：說是上南滿接收大工廠去，他已經寫信上東北局要求好幾回了，信一來，麻溜兒就走。

林：就走？沒那麼快吧。他早起來啦？

寶：嗯，沒有，首長剛起來。

林：剛起來，我不信。（走去敲內屋的門）薛志鋼同志！你還沒看累？休息一會吧！

（蘇開門出來，手裏拿着一張報紙）

薛：（和藹隨便地）誰說我看書啦？！

林：沒看？

薛：是啊，同志，這不是報紙嘛！（把報紙晃一晃，背手就走）

林：報紙？我看看。（搶過報紙，發現裏面藏着的書）這是什麼？好啊！你還會變戲法！

薛：（笑了笑，就勢說）好，不看了好不好？對，還給人家去。（包書）

林：你要出去呀？

薛：借給我書的這個同志，今天早晨就要走，我跟他說好了，要給他送去。（走至衣架前，拿大衣戴帽子）

林：你寫個條子讓小寶送去得了。

寶：行，我送去吧。

薛：（對林）不行，這本書我是看完了，還有幾個問題不大懂，得找他扯一扯吧。（指書）這個同志剛從蘇聯學工業回來，機會很難得是不是！（走）（寶進裏屋）

林：薛志鋼，你需要多休息。

• 8 •
薛：我的傷口已經好啦！

林：傷口好了也不能常出去跑。

薛：我出去一下就回來好不好？

林：試了體溫再走吧。

薛：體溫不用試，保險正常。

林：正常也應該試。

薛：好，就試試。

林：（邊甩體溫計邊說）薛志鋼同志，你老是這麼早起晚睡的看書？這是違犯病房規則的。

薛：接受你的批評。

林：你總是接受接受，就是不改。（按他的脈，看錶）

薛：不，這是特殊情形，這本書人家不肯送給我，我呢？又想看它，偏偏他今天就要走，你說我怎麼辦？

林：（數完脈，在病歷表上邊寫邊說）聽護士們說：你沒有這種特殊情形，經常是這麼用功，那又是爲什麼呢？

薛：（自覺無理的笑）哎，時間不夠用！計劃要讀的書總是讀不完。

林：這也不是一天的事呀？現在東北已經全部解放了，像你們這樣的老幹部，辛苦了這麼多年啦！哦，我聽魏大姐說，你們都是爲人民立過大功的，你就是沒有病，多休養一個時期再去工作也是應該的呀！

薛：（笑）哼哼！

林：怎麼？我說得不對嗎？

薛：不對，東北一解放，大軍馬上就進關，一分鐘也不停，這麼些年，無數的同志流血犧牲你說我們爲的什麼？就爲了——破壞？！

林：（思索）

薛：經濟建設更不能鬆勁！同志。

林：嗯，對，這麼一說，我的想法有點不對頭。（從薛的腋下拿出體溫計看）

薛：怎麼樣，正常吧。

林：非常正常。（在病歷表上記完後，看了一下前面）你這個病號真怪，動這麼大手術，整天不閒着，還好的這麼快。

薛：你沒看見，（拍拍自己的胸脯）本錢大呀，要不然，一顆子彈能在身上待四五年

嗎？（看看錶，迅速穿衣服）

林：取這顆子彈真費勁，你得好好謝謝我們的魏大姐，她這次臨走的時候特別囑咐我們，叫我們好好照顧你……

薛：（恍然）哦！是這樣的！怪不得你抓這麼緊呢。（薛因穿大衣動作太急，一下伸到夾層裏去，伸不出手來）噢！穿到夾層裏去了。（他又脫下來重穿）

林：拿來，我給你縫兩針。

薛：不用，不用，就這麼穿吧。

林：（把大衣搶過來，從抽屜裏拿出針線來快縫，同時很快的說）像你這樣的老同志，倒也少見，自己不會料理生活，又不願意結婚。

薛：誰說不願意結婚？共產黨又不是和尚尼姑主義！

林：（快）那你怎麼三十六歲還不結婚？

薛：在敵人監獄裏跟誰結婚？

林：那是抗戰以前，抗戰時期呢？

薛：抗戰時期，我呆的那個地區，一年到頭反掃蕩，又調了好幾回工作。

林：（把縫好的衣服，打開等他穿）現在呢？現在你怎麼想啊？

薛：（邊穿邊說）喂，等把工業學好以後再說吧！（拿書急向外走，至門口又站住）她在招待所沒有出發吧？

林：（故意）你問的是誰呀？

薛：嗯，魏醫生，你們的魏大姐呀。

林：（警告地）他們今天中午十二點鐘就出發上前方了，你還有話跟她講嗎？……那就快上招待所去吧。

薛：（似是而非地）嗯。（他一拉門恰巧魏萍一步跨進來）啊，魏萍！你來了。

魏：（他們親熱地握手）你出去嗎？

薛：我……

林：（搶着說）嗯，大姐！他正要上你那兒去呢，正好你來了。

魏：幸虧沒去，我已經來了老半天了。

薛：你到病房去啦？

魏：沒有，我可不敢去了，有幾個病號，見了我就哭鼻子。怪難受的。

林：捨不得你走嘛！（倒在魏的懷裏，擁抱她）哎呀！我的好大姐，你到招待所去的那天，我們護士班全哭了！

魏：快別哭，打完仗我就回來！（羞她）你這當媽媽的人哪，還哭鼻子，多難爲情！

來，林莉！我給護士她們買了點日用品，你給她們拿去分分吧。（把東西給她）

林：哎呀，太好啦！大姐，謝謝你，變，你，你怎麼沒給薛志鋼同志買點什麼呀？

魏：買啦！林莉，你猜我給他買了個什麼？（從布袋裏拿出字典）

林：俄文字典。

魏：老薛，你看這本俄文字典可清楚了，你那本日子看多了要把眼睛看壞的。

薛：（一看）嗯，好，這太好了。好，你先坐一會兒，我去把這本書還給人家就回來，

你別忙走啊！

魏：你去吧。

薛：小寶！馬上再到收發室，看看有我的信沒有？

寶：（內聲）是。

薛：要是今天還沒有信來，把桌上那封信再發了！

寶：是。

薛：（對魏）我就回來，你可別走啊！

（薛急下，小寶從裏屋抱書出）